

秋日前几天回家,看到了稻秧,想起了小时候插秧的事情,心里默念起布袋和尚的插秧诗,特别佩服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这一句,感觉贴近事实,也富有意义。还想到了插秧的其他事情,比如插秧的人,为什么多数是年轻姑娘,老人、男人为什么不插呢?插秧为什么要插六行,难道八行不可以?我当时以为:这种安排都是美妙的,姑娘的心是天生地细,像像柔软的棉,手又特别地巧。让她们插秧,速度快,质量好。她们也多数是细腿,这双腿落地踏出的泥潭可以最小化,可以让秧苗贴着泥土。插秧开始,左腿外侧插两株,右腿外侧插两株,两腿之间的空间也插两株,共六株,每一株都在实在水土之上。插七株、插八株,播种时会左右手忙乱,心也不会顺,所以这种安排,其实是活儿的特殊需要决定的。

插秧之前要拔秧,要挑秧,都是在七月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日子里干活,人的双手双脚一直浸在五六十摄氏度的水温

里,手指窝、脚趾窝很快起泡泡,开始糜烂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村上队长一再呼喊,大家要熬一熬,苦一苦,必须在八月八日下午三点前完成插秧任务,否则就不让大家回家。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前完成?我们悄悄问。几位长者说,告秋后,那个时间以后就不是夏天了。这与插秧有什么关系?延后半个小时,一个小时,天气的感觉依旧是夏天,有时更热,因为会碰到秋老虎。母亲厉声教训,不懂事,少说话,多插秧。但我内心不顺畅:大人们都夸大了事实,节气是个什么东西。我和伙伴很难相信节气的力量,我们偏偏要等到告秋后插,队长见我们不弯腰,不听话,提高了声调:这段秋后插的秧,你们负责管理。我们想:管理就管理,反正都要到田里劳动的。

秋后第二天,队长指着那片稻秧说,眼前的稻秧,你们自己耘稻吧!时间过了半月,真的轮到耘稻时,队长却说,你们只要有空去看看稻秧就可以了,管理请其他人,理由是,让一群犟头烈颈的人耘稻,质量是算不住的。后来,有关这片稻秧所有的管理事情,比如撒肥田粉,请的是最有经验的老人,如我父亲;而拔草,请的是我母亲一般的人,因为她们最细心;刮风下雨了,看稻田水高水低,请的是爷爷那一帮老人。一句话,都是种田好手,都是相

亲吓人。但落苏是有变化的,秋日的落苏个头小了,表面坑坑洼洼,切开来,里面有一二条虫子了,烧熟后,落苏不糯了。最后,不愿意吃落苏也成了事实,但我依旧相信,这田里的稻秧应该没有什么差别。

很快,十月到了,我们开始收获丰收。在这之前,我们去过稻田,我们看见,那片后种的稻秧也是金晃晃的一片,也散发着沁脾的稻香,因此有些自得。但后来的割稻,捆稻,挑稻,脱粒,扬尘,发现那些同样粗细的稻把轻重不一样。队长走了过来,让我们随他去看另一个事实:那些在脱粒机齿轮上掉下来的稻穗,弹到人脸是没有力气的,它们之中有不少是秕谷;手指一按,穗壳

就扁了,它们没有饱满谷粒的骨架与分量,它们真的好看不好用。我们低下高扬的头颅,默默走开了,走时回看了队长一眼。那时起,我们知道,所有的时光都是存在的,它们的变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,但一定存在。它们存在土地里,存在稻秧里,存在蔬菜里,而且一定会适时表现,而到最后一定告诉你一个强大的道理:夏天里必须完成的事业,硬是到了秋天里做好,时光恩泽不会惠顾于你。我们从此也知道:脱了季节的光阴里,这长出来的东西确实有夏日的味道,因为时光不倒转,前日不重现。

夏秋两重天,从来不少护短,相信,很关键。

小时候,母亲抱着我慢慢长大;如今,我抱起了养育我的母亲。记得那还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。一天下午回家后,嚷着嗓子痛,母亲正好下班回来,一摸我额头知道是发高烧了,二话没说,全然不顾自己在纺织厂三班倒的劳累,一把抱起我直奔医院。

还有一次,母亲带我去乡下老家看望外婆。那天有着淅淅沥沥的春雨,她身背书包,腾出两手抱着我,在泥泞的田埂上,费力地拔脚赶路,眼看走过一座无栏杆的石板桥就到家了。她见外婆已站在村口了,不料一激动,在石板桥上打滑,一只脚踏进了水沟里。母亲怕我掉进水里,不知哪来的一股劲,瘦小的身子竟硬生生地将我托举着。幸亏外婆及时赶来,我才避免落到水沟里,衣服都未沾上一滴水。

令我记忆犹新的是,在上小学不久的一次课间时,母亲特意买了两只刚出炉的“老虎爪”赶来,抱着我坐在她的大腿上,看我狼吞虎咽地吃着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真是白驹过隙,如今的我已过花甲之年,成了一个老老头。

这几年,已是鲑背之年的母亲身体越来越虚弱。由于长期足不出户,她那两条腿的肌肉萎缩得厉害。一天上午,我在厨房里正忙着,突然从卫生间里传出老母亲的喊声,赶紧过去,见她跌倒在抽水马桶边的地上。我忙伸出手欲将她抱起来,却怎么也抱不起来,母亲的身子沉沉的,就像地上有吸力似的特重。我脱了外套,唤母亲用手臂挽住我脖颈,然后使劲“一二三”地喊着用力,将母亲沉甸甸的身子抱起来了,但她的两条腿根本站不起来,更甭想迈开步子了。

我看见墙根旁正好有一只塑料小矮

少年时读《三国演义》,父亲见我读得不亦乐乎,便问我读后感。我讲曹操、刘备与孙权打仗的事,具体情节却讲不出来。父亲说:“喜欢读书是个好习惯,但读完了,你全忘了,就没有消化书中的精华。”他让我读一下书里张松的故事,我一读之下,才知此人虽其貌不扬,却有过目不忘的本事。

我天性笨拙,自然无缘此神奇本事,但心中好生羡慕。我在比乐中学读书时,每天在学校午餐后去上海旧书店站着看书,为加深印象,把所读的内容用说书的形式讲给同学们听,以此重温读过的内容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《辽宁青年》编辑叶晓林来上海组稿,我应邀参加一个座谈会,大家七嘴八舌谈了不少建议。会后,叶晓林让我为“名著精选”的栏目试写一篇。

这个栏目诞生的原因是虽然欧美名著竞相出版,但年轻人忙于工作与奋斗,读长篇名著的时间不够,便想通过这个栏目,让青年读者了解名著故事精华,吸引更多年轻读者去阅读中外名著。

接受任务后,我便思考如何缩写名著,一是名著精选,不是几百字故事梗概,而是一个有头有尾,有主要人物、时间地点、重要情节和精彩结局的故事。二是这个故事要有离奇曲折的情节,还要有生动细节与精彩对话。三是尽可能保留原小说的文学风格与异国风

情描绘。

我第一篇选的是英国小说家笛福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,这部小说被称为英国十八世纪四大著名小说之一。这部小说的中译本约20万字,缩写成5000字。

由于对《鲁滨逊漂流记》十分喜欢。改写“名著精选”很顺利,发表后颇受欢迎。

叶晓林便把这个栏目确定由我供稿,我先后选了儒勒·凡尔纳的《海底二万里》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、史蒂文森《金银岛》、马克·吐温的《汤姆历险记》……这些名著故事刊出后颇受好评。叶晓林开始布置新任务,点名对百万字长篇名著让我改写,如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。

这让我大感为难,四卷本《战争与和平》长达120万字,有559个人物,战争场面壮阔。四卷本《静静的顿河》长达140多万字,描写顿河地区哥萨克人的动荡生活以及当地风俗人情。这两本书,我虽读过,但《战争与和平》读了三四遍,才勉强读完,脑子里还是

就扁了,它们没有饱满谷粒的骨架与分量,它们真的好看不好用。

我们低下高扬的头颅,默默走开了,走时回看了队长一眼。

那时起,我们知道,所有的时光都是存在的,它们的变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,但一定存在。它们存在土地里,存在稻秧里,存在蔬菜里,而且一定会适时表现,而到最后一定告诉你一个强大的道理:夏天里必须完成的事业,硬是到了秋天里做好,时光恩泽不会惠顾于你。我们从此也知道:脱了季节的光阴里,这长出来的东西确实有夏日的味道,因为时光不倒转,前日不重现。

亲吓人。但落苏是有变化的,秋日的落苏个头小了,表面坑坑洼洼,切开来,里面有一二条虫子了,烧熟后,落苏不糯了。最后,不愿意吃落苏也成了事实,但我依旧相信,这田里的稻秧应该没有什么差别。

很快,十月到了,我们开始收获丰收。在这之前,我们去过稻田,我们看见,那片后种的稻秧也是金晃晃的一片,也散发着沁脾的稻香,因此有些自得。但后来的割稻,捆稻,挑稻,脱粒,扬尘,发现那些同样粗细的稻把轻重不一样。队长走了过来,让我们随他去看另一个事实:那些在脱粒机齿轮上掉下来的稻穗,弹到人脸是没有力气的,它们之中有不少是秕谷;手指一按,穗壳

就扁了,它们没有饱满谷粒的骨架与分量,它们真的好看不好用。

我们低下高扬的头颅,默默走开了,走时回看了队长一眼。

那时起,我们知道,所有的时光都是存在的,它们的变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,但一定存在。它们存在土地里,存在稻秧里,存在蔬菜里,而且一定会适时表现,而到最后一定告诉你一个强大的道理:夏天里必须完成的事业,硬是到了秋天里做好,时光恩泽不会惠顾于你。我们从此也知道:脱了季节的光阴里,这长出来的东西确实有夏日的味道,因为时光不倒转,前日不重现。

夏秋两重天,从来不少护短,相信,很关键。

小时候,母亲抱着我慢慢长大;如今,我抱起了养育我的母亲。记得那还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。一天下午回家后,嚷着嗓子痛,母亲正好下班回来,一摸我额头知道是发高烧了,二话没说,全然不顾自己在纺织厂三班倒的劳累,一把抱起我直奔医院。

还有一次,母亲带我去乡下老家看望外婆。那天有着淅淅沥沥的春雨,她身背书包,腾出两手抱着我,在泥泞的田埂上,费力地拔脚赶路,眼看走过一座无栏杆的石板桥就到家了。她见外婆已站在村口了,不料一激动,在石板桥上打滑,一只脚踏进了水沟里。母亲怕我掉进水里,不知哪来的一股劲,瘦小的身子竟硬生生地将我托举着。幸亏外婆及时赶来,我才避免落到水沟里,衣服都未沾上一滴水。

令我记忆犹新的是,在上小学不久的一次课间时,母亲特意买了两只刚出炉的“老虎爪”赶来,抱着我坐在她的大腿上,看我狼吞虎咽地吃着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真是白驹过隙,如今的我已过花甲之年,成了一个老老头。

这几年,已是鲑背之年的母亲身体越来越虚弱。由于长期足不出户,她那两条腿的肌肉萎缩得厉害。一天上午,我在厨房里正忙着,突然从卫生间里传出老母亲的喊声,赶紧过去,见她跌倒在抽水马桶边的地上。我忙伸出手欲将她抱起来,却怎么也抱不起来,母亲的身子沉沉的,就像地上有吸力似的特重。我脱了外套,唤母亲用手臂挽住我脖颈,然后使劲“一二三”地喊着用力,将母亲沉甸甸的身子抱起来了,但她的两条腿根本站不起来,更甭想迈开步子了。

我看见墙根旁正好有一只塑料小矮

凳,忙用脚勾过来,用腿部顶住母亲的身体,然后将它塞进母亲的身下,让她先坐下喘口气。我也喘了口气,打算背起老母亲,我蹲下身子试了几回劲,却直不起身子来。那怎么办?我抬着母亲的胳膊往上拎,稍微用力点,母亲就嚷着“疼疼疼”,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

我此刻已是浑身是汗,又脱掉了衬衣,索性坐在地面的瓷砖上,稍稍抬升母亲沉重的身躯,慢慢地向前移动,足足“走”了半个多小时,好不容易挪到了她的房间里。

接下来,我准备将母亲抱上床。许是刚才持续发力过猛,抱着母亲的两臂有些发软。眼看母亲的身子又要往下滑了,也不知怎的,脑子里忽地闪出小时候母亲抱住我高高托举的情景。我跪在地上再一次紧紧抱住母亲,铆足了劲,将她往上升,在空中“定格”了几秒钟后,终于将母亲安顿在床上。

此时,我抹了下满脸的汗水,瘫坐在床头。我们母子俩对视了下,母亲哽咽地喘息着,眼里闪烁出了泪花……

牙齿属易损品,迄今为止,我没见过同龄人中有谁未少一颗牙的,少一二三四(颗)的众,五六七八(颗)的多见,“清仓”而成瘪嘴的也有那么几个。我一直被夸牙好,因为我夸我的人没见过我闹过牙疾,这在老年人中不大有。我想我的口腔卫生做得一直很到位,常换牙膏,不咬硬物,关键是我喝酒只喝枸杞泡的酒,强肾固了齿。

有些事情是夸不得的,大多数牙齿越夸越争气,右下颚的智齿平日里不干事,保留至今是因为没惹

事就随它去。大概嫌我长期冷落了我,这颗牙用蚀空自己的方式对待我,终于在上周,牙神经警报声大作。

平日里我们会为身手敏捷、反应较快而得意,猛夸所有神经都干得不错。当神经叫唤时,我巴不得神经越麻痒越好。可是神经是忠实的,第一时间举报惹事的牙齿。我当然不知这颗智齿究竟惹了多大的祸,不去对付牙齿却用止痛片喝令牙神经立刻消停。我中了病牙的计。病牙得意忘形,又

去骚扰更多神经,太阳穴、眼球、脑门心的神经被其一一唤醒。

他人牙疼,我会笑其不抗痛,临到自己头上,才知真要命。

好友朱联合国医大毕业后专事拔牙,他说这种牙(智齿)有害无益,十八岁就该拔掉去。老牙难拔,易断。

果真让他说中,诡异的病牙当即就来了个壁虎断尾。联合国说可能要用凿齿的手段。我怕了,五十多年前,我的一颗牙齿让郎中拔断后,郎中让他老婆把凿他抡锤,鼓捣半天还是

没将牙根处理干净,害得我上山下乡时因感染病毒生了一场大病。我怕这种事会重演,无比愤怒地恨这颗牙,也担心联合国能否搞得定。联合国与牙斗了不下五六个回合,一声“搞定!”我这才把提到牙根处的心放回原位。

我像经历了一场临界点的生死抗争,真的是那种感觉。

联合国最终没动凿,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将那个混蛋牙根挖出来的。

想想过几天又能吃肉嚼豆喝酒,喜上眉梢。

健康

健康

健康

健康

健康

健康

健康

缩写名著练快读

曹正文

时光秘语

高明昌

抱

杨建明

杨建明

杨建明

杨建明

杨建明

杨建明

杨建明

杨建明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拔牙

拔牙

拔牙



梦境(摄影)李陶

梦境

梦境

梦境

梦境

梦境

梦境

梦境

梦境

梦境